

小 序

凯风自南，吹彼棘心。棘心夭夭，母氏劬劳。

养儿一事，原是人间最细碎、最绵长的辛苦。朝暮牵肠，晨昏劳神，有不眠之夜，有焦灼之时，亦有温柔瞬间，悄然入心。集此日常点滴，记抚育之甘苦，留一段岁月深情。愿每一颗棘心，皆得暖阳；每一份辛劳，终有回甘。

2010年9月3日，吾儿降生。

这是一个期待已久的精灵，虽是无心插柳的一颗种子，但在得知它生根发芽之后，全部的心力皆倾注在这棵幼嫩的小苗上。一直以为自己是健康母亲的典范，向来保持着身体的强健与心理的卫生。这骄傲的母亲等待着临盆的那一天，安静地、胸有成竹地，等待她的孩子通过柔韧的产道，享受温柔而富有韵律的挤压，从而顺利降生——那将是一个伟大而狂喜的时刻，母亲忍受着世间顶级的痛苦，也获得人间顶级的幸福，如同受难的耶稣。

然而这一天真正到来时，一切都变了模样。

小家伙是个慢性子，过了预产期十二天都不肯出来。起初他的母亲那么自信——这是一架性能多么优良的生育机器啊，各项指标都好得不能再好，胎儿大小适中，胎位正常，无绕脐，胎盘成熟度Ⅱ，羊水清澈充足，母亲愿意等到瓜熟蒂落的那一刻，一切都自然而妥帖。可是随着时间的蜗行龟步，每一分钟都在向她提醒：孩子正滑向危险的边缘。起初是人工催产，结果OCT测试呈阳性反应，经过半个多小时的胎心监测，观察状态很不理想，于是不得不选择剖腹产子。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母亲几乎眩晕过去，她不由得

老镇在浍河岸，老街距离老码头约五百米。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，物事兴废，五百米足够一个人走一生。若端一碗烫烫的茶，五百米走过，茶未冷，风云变幻，却已是一千余年前。风来，雨洒，日晒，光阴磨，茶热茶冷，转眼一千余年逝去，剩一个小镇。

热闹是老人的，寂寞和悠闲也是老人的。他们在老茶馆喝茶，壮实粗糙的大陶壶，一根鹅头一样斜伸的长嘴。按住壶盖，慢慢往碗里倒，倾下一片金红，在褐黄的陶碗里，像凝固沉静的黄油。老人喝了一口，等一会，唠嗑几句，再喝一口，再唠嗑几句，顺手剥一粒花生米，往嘴里一丢，喷香，陶醉。就这样边喝边聊，一上午一下午过去了。有时候，老人坐在小木扎上，斜靠着墙，会发一发呆，想起罗中立的油画《父亲》，胡子拉碴，一脸沟壑，迷茫，沧桑。中国乡村的农民父亲，在临涣茶馆留下的剪影，古老而现代。

我们也在喝茶。棒棒茶，细如火柴棍，一根根茶梗，长短整齐，漆黑，暗黑，乌黑，暗红，紫红。门前的卖铺，标注：香醇棒40/斤、甘甜棒30/斤、花茶棒30/斤、黑亮棒70/斤、精细清香棒50/斤、甘甜茉莉棒35/斤、六安瓜片棒100元一斤、祁门红棒50元一斤、肉桂棒500元一斤、正山小种棒300元一斤、云南滇红棒300元一斤，各有标价。品种、香

痛定思痛

流出了伤心的泪水。

你怕吗？家人们关心地问。

不，她并不畏惧，她只是埋怨自己无能为力。一想到最初迎接她的孩子的，将是冰冷的手术刀，而不是一双温暖的手，他将像一颗粗砺的珠子被扒出老蚌的糙壳那样被生硬地取出，而不是如她一直幻想的那样“通过柔韧的产道，享受温柔而富有韵律的挤压，从而顺利地降生”，她就感到惭愧，似乎她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母亲。

生产的那一刻终于在煎熬中到来了，憔悴不堪的母亲躺在一张窄小的病床上，被家人们郑重地拥护着，送入前途未卜的手术室。关于开膛破肚的想象，让这位负疚的母亲心情无比悲壮。她被勒令褪下裤子，像一只剥了壳的熟虾一样，不知羞耻地横呈在麻醉师的眼皮底下。她清楚地知道医生在操作和解剖她，但她还是要感激他们对她毫不留情地下刀。她患有严重的近视，进手术室的时候她坚持戴上那副累赘的眼镜，因为她想让视觉保持清晰，以强化感觉的清醒——她已经不能疼痛了，但仍希望有强烈的感觉，生命的感觉。虽然护士用一张硕大的被单遮住了她的下半身，使她不能亲见孩子出世的生动画面，但她还是努力睁大了双眼，对抗着麻醉带来的阵阵晕眩和一夜未合眼后渴望昏睡的疲惫。

时间居然过得很很快，比她想象中快得多，快到一个婴儿被哇哇大哭抱进她的视线时，她还没来得及意识到这就是她期盼了多少个日夜的小天使。她觉得一切都那么不真实，甚至怀疑自己的存在，怀疑这个突然来临的不速之客是不是从她的身体里夔

出来的。她知道这是因为下半身完全被可恶的麻醉剂控制的缘故，她失去了那珍贵的生命痛觉，她所渴望的巨大的“幸福之痛”并没有出现，这让她感到非常遗憾。

就在此时，护士把那个小小的、粉嫩的肉团子送到了她的身边。像蓓蕾一样娇嫩的肉团子紧紧贴上面颊的那一刻，护士轻轻地说：“这是妈妈。”

她的眼泪立刻涌上来，濡湿了柔软的心房。

夜色很快降临，她还没来得及梳理恍惚流逝的时间和跌宕的情感，孩子已经酣睡在她榻前的小小摇篮里。她身上插着许多奇怪的管子，有一些液体流进去，还有一些液体流出来，她不能移动半步，像一条巨大的软体虫，瘫软在那张狭窄的病床上。术后的宫缩让她像蛇一样“嘶嘶”抽着冷气，她在麻醉剂的副作用下不断呕吐，整日的禁食则让她只能吐出苦涩的胆汁。这反而让她感到兴奋，觉得痛苦的到来终于让灵魂中那种缥缈的幸福开始真实地发酵。她艰难地摸索着，一点点地挣扎着靠近，她要看看她的小宝贝，用血液和精华繁育出的宝贝儿。

渗骨通髓的疼痛之后，她终于看到了他。小小的，仿佛轻轻触碰便会破碎的蓓蕾，沉睡在他自己才能懂的小小的梦里，恬然若蜜。她的手指滑过他每一寸牛奶般的肌肤，呢喃着并无意义的呓语，热泪再次来势汹汹地涌上眼眶。她不知道泪水为何奔流不止，只觉得仿佛唯有如此，才能确定——他是真切地出现在她的生命中了，今天，明天，以及之后的无数个日日夜夜。

恭谢天地，泪水简直像血液一样在她的身体里奔涌不息，她匍匐在宏大的生命面前，感谢血泪交合的剧痛，如此幸福，如此忧伤。

临涣一碗茶

气、味道不同，各有标价。其实人也差不多，身份、地位、潜力、容颜，说到底各有标价。

恰好茶馆前两男一女，一个敲梆子，一个拉四弦柳琴，一个拨弦在唱，是柳琴戏《铡西宫》。柳琴戏又名拉魂腔，女声凄切，如魂被拉走，腔调果然拉魂。咔嚓，西宫娘娘之父人头落地，像夕阳下山陡然黑暗。边喝边听，人头落地后，又是淮北大鼓，鼓声嚒嚒嚒咚咚，似乎将日头从西山赶到了东山，洒下的晨光一片煦暖。

镇名临涣，依稀听得出水声涣涣。涣即涣水，古称汴水，今多称浍河，大水汤汤。汴水流，泗水流，流到瓜州古渡头，吴山点点愁。这是古人的水流相思。涣涣，春水盛也。春水至，旧码头当年千帆落桅，货来客往，集市繁华如梦。乡人省事，老街不取别名，直呼临涣老街。和友人相步老街，周维明中医诊所、包瓜培乳肉、吴家马蹄烧饼、吴家老饭店，店铺林立，气息古旧，像一下子跑进了明清民国。人声则像刚出笼的大馍，蓬松而粉而热气腾腾。马蹄烧饼我在亳州涡阳吃过，橙黄焦脆，形似咕咕马蹄，当地称为吴成立烧饼。包瓜培乳肉，大概指临涣的两种名吃，培腐

乳和酱培包瓜。培腐乳，分为臭乳、香乳两种。酱培包瓜，内有各类酱菜，称为菜中菜。腐乳我经常吃，培腐乳没吃过，酱培包瓜没吃过。我乡南大别山，村妇喜欢醇制白腐乳，鲜美奇香，细滑松软，或许和培腐乳滋味相若。

进得怡心茶馆，见茶客一小桌一小桌，两三个，三五个，七八个，亲戚，朋友，恋人，邻居，吃瓜子花生，吃葡萄酥饼，低头喝茶，抬头说话。大碗棒棒茶，分明陶醉，茶里有人情，茶里有世情，道尽集镇风情。

茶馆主人郑同川规定，除了包间，一元钱封顶，一天尽管喝，十分亲民。内室见到了老调解员王土宏，他是老茶人，亦是妙人一个。细眼，鼻略塌，一个个段子从小嘴里喷薄而出，玲珑巧语，大嗓幽默，状如乡间说书人，只是鼓板换成了话筒。听者莫不惊叹。据说王土宏平生多管“闲事”，每逢邻里纠纷，必请在茶馆调解，数十年如一日。一碗茶，茶里人影拱手，映出礼让之意。

棒棒茶的滋味，大致如我乡黄大茶。黄大茶叶大梗粗，带点苦意，暑日饮下，有紧锣密鼓之后的酣畅清凉。棒棒茶，茶味如大德乡绅，笃笃笃的，拐杖敲在青石板上。沿街一溜儿的老茶馆，飞檐厚朴，门檐都挂着大红的“囍”字灯笼，喜气千年未散，真是好家风好门风，真是吉祥如意如意吉祥。

◇ 报心录 刘鹏艳专栏



刘鹏艳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安徽省文学院签约作家、一级文学创作，发表小说、散文、儿童文学等数百万字。著有长篇小说《青山依旧在》《春风城》、小说集《雪落西门》《鲜花岭上》、散文集《此生我什么也不是》、长篇系列童话《航航的成长季》等。

◇ 风土记 黄亚明专栏



黄亚明，中国作协会员，安徽省文学院签约作家。研究馆员。文章散见《作品》《诗刊》《青年文学》《西湖》《散文》《长篇小说选刊》等，出版散文集《坐看》《市井水浒》数种，获奖若干。